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八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典卷八十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四十七 凶九

喪制之五

虞祭周 後漢 宋 大唐

周制士喪既葬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迺反哭有司修虞事特豕饋食有司當時主事者饋猶歸也側將踊袒既踊即襲乃反哭

亨於廟門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也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也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戶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陳三鼎於門外之右門西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於門外之左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也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宗人請

拜賓主人即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於西方如反哭位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主人倚杖入祝從主人北旋倚杖於西序迺入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贊薦菹醢主婦不薦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鼎入設西階前俎豆敦鉶入設鉶菜羹也敦音對黍稷器祝酌醴祝奠觶於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復位復主人之左祝饗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曰辭也祝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也敢用潔牲剛鬣敢冒昧之辭也豕曰剛鬣薌合黍也嘉薦普淖

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齊音劑溲音搜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也於適爾皇祖某甫爾汝也汝死者也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饗勸強之告神饗此祭也命佐食祭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主人再拜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迎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婦人入於房避執事也尸卒食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

入儀（昏禮曰内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兩籩棗栗設於會南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爵口足之間有篆文又彌飾繶縁也音憶）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猶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禮畢於尸間嫌也）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導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也）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享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厞隱之處從其幽暗也厞音扶味反屋西

北隅贊闔牖戶鬼神尚幽暗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如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如有尸也既饗祝祝之右反卒不綏祭綏當作隳音許規反無泰羮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於門西門西北面位也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更踊拾音其劫反如食間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祝升止哭聲三啟戶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主人入親之祝從啟牖鄉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卒徹

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也始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

虞用柔日葬之日中也虞欲安之柔日陰也陰取其靜也再虞皆如初日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當祔於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凡虞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虞祭之數按雜記云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當葬日柔日一虞隔明日至後柔日為二虞其明日剛日又虞凡四日也以次准推之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虞必用柔日者取其安靜最

後用剛日者象陽動以其將祔廟也凡日數甲剛乙柔丙剛丁柔餘倣此○說曰孔子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謂以幣送死者於壙也主人贈祝先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也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地神也舍音釋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忍其無歸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將虞沐浴不櫛也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也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自期以下櫛可也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為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嫡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

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也士之妻則綃衣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緦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緦自主人至緦麻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緦反哭墓在四郊之外者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三月而葬腰經散垂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

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為父至葬腰經散垂如小功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祭於寢杖不入室射慈云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宋崔凱云子為父三月而葬將啓出棺皆絻散帶垂既啓祖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大唐元陵儀注將啓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輿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

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杖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差奏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禄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

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獲親奠即太尉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升設醴𤮕酒罇於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罇西實觶一杓一皆有冪設罍洗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冪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内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位禮官升位後

光禄卿帥進饌奉饌司徒捧俎光禄卿引饌及諸執事
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尉捧
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
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承
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爵酌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
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
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
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訖降復

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内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内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匱神主遂闔帷門降出内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僚乃於太極門外奉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准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禄卿終獻其百官之制既葬而虞其儀具開元禮

既虞餞尸及卒哭祭 周

周制士喪三虞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之酒也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將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也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饌籩豆脯四脡酒宜脯也有乾肉折俎乾肉牲體之脯尸出執几從席從祝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也几席素几葦席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也主人出即位於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於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也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於薦東朐在南主人及兄弟

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尸如主人儀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於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也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也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也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也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以葛也婦人說首經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人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無尸則不餞

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丈夫婦人更踊哭止告事畢賓出凡喪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尊卑之差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也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疎也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圭潔也凡吉

祭饗尸曰孝子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君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此權禮也弁絰帶者喪變服也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祔祭　殷　周　晉　大唐

殷人練而祔孔子善之期而神之人情也○周制卒哭而祔士喪既卒哭之明日沐浴櫛搔剪彌自飾也用專膚為折俎取

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故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也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記者誤矣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也不稱牲記其異也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也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說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

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辭曰哀薦成事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之祔必以昭穆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也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之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祖爵尊子孫爵卑則不得上祔祖爵雖卑則祔之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妾下女君一等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

嫡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者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也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又云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之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則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也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嫡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祖廟尊者宜主焉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由是祔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縗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

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縗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縗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縗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有父母之喪尚功縗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父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縗齊縗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縗此謂之功縗以是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也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以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曰陰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父其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也

上大夫祔太牢下大夫少牢祔與虞異

朋友之喪虞

祔而已○晉賀循云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於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卒哭今無廟其儀於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為亡者坐於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嘉薦於曾祖某君以隮祔其君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於皇祖某君適明祖某君尚饗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

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異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即日徹之○宋崔凱云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以合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普淖普薦醴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為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堂於客堂設其祖座東面令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

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大唐元陵儀注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科申牒所由祝文出祕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衛充后以中宮充）告訖太祝先匱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鑠閉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捧帝主復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

二后昭成於前肅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㝛室皆鏁閉訖次所司移幄帳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斧扆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鏁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黄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掃廟之内外京兆府修路從承

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饗章出祕書省）又申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其祝文出祕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黼扆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迺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衛

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褥内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墨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主官盥洗捧栗主立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中所在侍衛如式前一日尚舍與西内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幙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承天

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輦輅羽儀仗衛繖扇陳設於玉輅
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
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祔饗日質明開朱
雀門大内留守與内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
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
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
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禄卿帥太
官良醖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

明門以竢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竢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贊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禄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腰輿

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間侍中進跪於幄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祔廟内侍捧几置輿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内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匱升輅其太祝便於
輅中侍奉
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勑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

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㷊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㷊饗禮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尚舍收折殿上帷幄及版城等應合收者與檢校使計會處置兩宮內入線裳其日並焚之其日太廟祔饗應緣齋戒齋官陳設罇彜酒醴坫爵省牲告潔進署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響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舍奉御設奉謁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

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横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准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通事舍人並列位於廟南門外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賛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

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啓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啓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罇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師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

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遂舁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上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却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謁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匱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繖扇分

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衛各退就本班其侍中未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蓋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輿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於東壁下祔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

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内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別有几其几留於腰轝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處向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轝退於幄座之西近北舁腰轝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瓚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

席俛伏興退出户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次引詣第四室以至第九室皆如常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諸太祝取蕭蒿焚於壚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太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禮訖降復位

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遵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并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

日百僚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若祔曾祖妣則不告祖若父在不可遞遷祖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別立一室藏其主待後者同祔也

嫡殤者時饗皆祔食祖別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一獻而已以其從祖祔食祝辭末云孫某祔食庶子不祔食

庶子之嫡祔如嫡殤

小祥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筮日筮尸視濯皆腰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

後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祝辭之異於虞祔者濯謂溉祭器也辭曰薦此常事也言常者周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周之喪二年也故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周周則宜祭周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十三月而練冠又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既練居外寢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外寢中門之外大門之内壘墼為之不塗墍謂之堊室哭無時者不復朝夕哭也或數日哀至而哭戴德云哭

時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寢有席練冠縓緣腰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婦人葛絰不葛帶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避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又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者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葛腰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吉時以玉人君有瑱也鹿裘衡長袪衡當為橫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袪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也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衣也○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之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綅裳腰

經等光禄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毁廬為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一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勾當尚舍奉御設蒲席於室内所由陳練冠於别次其日依時刻内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内外及百僚俱服線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線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内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内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線裳進内服訖内外及百僚各服

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准禮合除首絰練八升布為冠以六升布為縗裳今荆州布也其幞頭及衫袴等亦准此藏其所換初服以俟山陵時却服通事舍人引百僚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内外百僚皆哭踊光禄卿引饌升設於靈幄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内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

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昜月奄及小祥煩寃荼苦觸緒縻
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
醴齊祗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
再拜内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
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大祥變周　大唐

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吉服而筮尸祝曰薦此祥事
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　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
即祭祝不以凶臨吉也

祥因其故服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又曰祥而縞縞冠素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大祥除縗杖禮既祥白屨無絇素冠縞纓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時譏其早也有子有若也其祭時尸酢主人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啐嘗也啐入口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之○大唐元陵儀注祭前二日内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黒絁幞頭冐子巾子大麻布衫白布腰帶麻鞋光禄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

夕將作塗堊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幄前內外百僚俱服縗裳去杖至傳點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縗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僚皆就次變服素服訖黑絁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

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
靈幄前太祝五品以上供奉官一人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奏引皇
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
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
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
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
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
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立太極門其奉慰如常儀百僚奉

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按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令所司具淺黑絁此即古之縿冠也按禮云禫而縿黑經白緯曰縿則宜施之於禫今於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禫變周　大唐

周制士喪既大祥中月而禫鄭玄曰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而纖無所不佩舊說纖冠者綵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黑經白緯曰纖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禫月也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

氏尚饗

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周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僚早集西内入就位侍中奏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僚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布麻衫腰帶細麻鞋黒絁幞頭巾子等百僚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

哭踊内外百僚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禄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内外百僚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慘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淡黄衫細黒絁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准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僚亦純吉服　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自後朝謁如常儀

常公服今上初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為舟檝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已臨朝則萬

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為堯禹為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衘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

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以中月為間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存省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耳

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云二十五日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縗絰與堊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為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　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

按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而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不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

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逺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夫人倫之道以德為本至德以孝為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縁中人之情為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熱之餘其文

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為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閒傳云再周而

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縞麻闕而不服稽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周制喪服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縗裳三升苴絰大搹（音厄）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於前皆三垂（三重四股絞之）冠六升外縪條屬右縫菅屨外納（納其餘外也縪音必）居倚廬（中門外東壁下倚木為廬北向開戶）寢苫枕凷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絰帶義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

者麻之有蕡也服上曰縗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頍腰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縗以下用布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以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登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縪者冠前後屈而縫於武也二十兩為溢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也　公卿大夫室老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衆臣杖不以即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升長六寸

箭笄長一尺髽繐三年女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於男子也在室間已許嫁此女子之喪服之異於男子也總束髮也六升象冠素也長六寸者出紒後垂為飾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箭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斂髮也斬繐斂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矣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後如著幓頭焉凡服上曰繐下曰裳此言繐不言裳婦人不殊裳也繐如男子繐下如深衣則繐無帶下又無袵矣陳銓曰總束髮笄支紒也不曰繐裳婦人繐而不裳雷次宗曰繐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繐在裳則裳為繐男子離其繐裳故繐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共其稱也幓音七焦反三月而卒哭

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繐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一

辟博三寸偶結於前藨屨內納葛絰首絰大七寸五分

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叅幓之食麤食水飲翦翦屏柱楣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葛洪云子為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為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為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曲就東墉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但不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障以辟風凶事轉輕　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絰受以七升布為縓裳練冠素纓中衣黄裏縓為

領袖縁以練帶繩屨無絇其腰經縮一股去之飯素食自葬蔬食至練却素食也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堊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户嫡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黄為裏縓為領袖縁縓者紅之多黄者也宋凱云小祥祥者吉也故縗裳無負版及心前縗辟領去首經小祥祭則櫛梢自飾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縁皆然縞冠素紕素中衣領袖縁帶皆然去腰經棄杖白麻屨無絇食醯醬乾肉出堊室始居内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月大祥祭主人夕為期朝服縞冠

訖祭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外無哭者謂哀至入即位而哭也崔凱云大祥居外寢平常所聽外寢事也縞冠素紕紕者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　二十七月而禫玄衣黄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黒經白緯為冠而綵纓縞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别内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縗三年既殯成服以麤麤縗四升為縗裳六升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大五寸六分以為腰絰

削桐木為杖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取其便也王肅云削為四分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絰藨蒯為屨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鄭玄云齊縗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也王肅曰疏以名衰輕乎斬也斬不同數粗可知也承裳以齊制而後齊也因縗以斬斬而後縗也陳銓曰右本在上麻本從左未加右之上也藨蒯草名也孔倫曰右本在上為母本於陰而統外也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八寸一髺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絇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無腰絰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笄

緦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縗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絰首絰大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為縗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為縗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為縗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繟絰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為縗裳八升

布為冠纓絰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堊室食素食水飲寢
有席薦不納斷木為枕不脫絰帶朝夕即位哭殤大功
布縗裳牡麻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為縗裳
十升布為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為首絰大五寸七
分半腰絰四寸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絰
繩屨張帷為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醬
既葬除絰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
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縗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

小功繐即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為繐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為繐裳其冠十一升經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為繐裳冠十一升變麻經服葛經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絇踰月復吉殤小功布繐裳澡麻帶經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為繐裳十二升澡麻（去莩垢也）絕本（去本邊惡處也）為經大四寸六分腰經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絕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為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

葬而除絰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繐裳
即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為繐裳義服
十二升布為繐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絶本為絰帶寢
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絰大三寸六分腰絰大
二寸九分繐裳如故寢居内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
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
半布緦而疏之為繐裳及冠纓帶首絰亦澡麻絶本大
三寸七分腰絰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絇寢有牀飲酒食

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大唐之制杖絰升縷皆約周禮直書其儀歷代通儒皆有著述開元之制最為詳備

五服縗裳制度周 大唐

周制凡五服在上曰縗在下曰裳縗縫外殺裳縫内殺經云凡縗外削幅裳内削幅鄭玄云削猶殺也太古衣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内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代聖人易之而以此為喪服是也其制身長

二尺二寸合前後為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
衣二尺有二寸鄭玄云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是也鄭
亦以此為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
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云端縗謂此也繼袂之末又綴
以廣尺二寸布謂之袂經云袂尺二寸馬融云袂末也
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拱上右手下又衣下施腰取
半幅横綴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腰也
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腰兩傍當縫各綴一衽經云

衽二尺有五寸鄭云衽所以掩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於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濶六寸今但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沓裁之即可亦謂之燕尾令濶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衽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置背上上縫著領下垂之謂之負經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開領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厭之謂之適經云適博四寸出於

縗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闊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上謂之縗經云縗長六寸博四寸鄭云廣袤當心也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衽蔽之於腰上每一幅為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為之謂之絇若侯反其絇大小隨人腰麤細為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絇鄭云絇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按稱幅不必全幅蓋中破為之故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若斬縗

即縗與裳不緶緝若齊縗以下縗則外緶之裳則內緶之謂之齊經云若齊裳內縗外鄭云齊緝也凡五服之縗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縗者外展之展則緶緝也按喪服本文甚難曉今於歴代著述悉皆手寫本經先言其制次引經文所冀後學易為詳覽○大唐之制一據喪服之文具開元禮

五服制度變　晉　宋

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縗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縗也若不緝為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按卒哭更以

六升布為縗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縗若如斯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縗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為差故大喪初縗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縗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縗然後為殺愚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係縗之齊斬休寧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縗是輕之也且為父初以三升之縗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

也齊縗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為縗輕於為父也顗又難曰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縗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縗之服受笄總屨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縗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别齊斬耳今斬止一周稱為三年未為無見休寧又云三年之喪再周耳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行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縗因喪之稱非為終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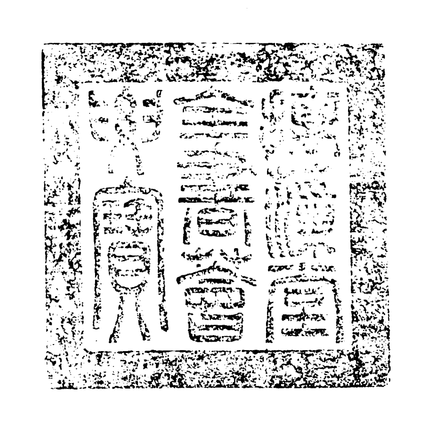
年也按禮爲母喪線四升而父喪旣虞線六升此爲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旣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線母緝線以别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待旣虞受以斬線之受非更斬也魏顗又云要記稱母爲長子齊線三年其服節如父爲子者未有明徵而復緝之斬名何得復存禮雖言餘皆易不言滅斬喜又云父爲長子斬線母爲齊線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線所以别耳非謂

明終斬之議也邪孔注問徐邈云斬縗三年或既虞縗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既以斬表重其喪應有變降為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邪邈答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經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縗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為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縗終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服齊縗

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朞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答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爲之制要以滅性爲深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爲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縗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縗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

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耳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通典卷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八十八 八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典卷八十八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八 凶十

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縗三年

周制子為父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晉

尚書問天子崩今臺書令史以上為皆服斬縗之服不

博士卞搉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搉又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服又問從服隨君輕重今司隷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搉又答凡從君服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隷為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當為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如何又答禮

庶人為國君齊縗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不謂吏也

周制臣為君君至尊也馬融曰君一國所尊也故曰至尊也斬縗三年子為父本周制自後歷代更有議論逐件更標臣為君亦三年若同公入前科恐非分明所以重言周制以顯之他皆類此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君士卿士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有采地者皆曰

君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魏尚書左丞王煚右鼎反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宜齊縗或以為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按漢景帝時貶為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為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為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煚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

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哭為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哭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

諸侯為親者服斬雖有親為臣則服斬縗也臣為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於禮乎詔如肅議司空陳羣議諸王相國不應為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強暴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為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為親服斬者蓋謂異於國臣與有親於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為服豈專帝臣而為藩王服斬未有實不為臣而

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復糾其罪
名實既錯君臣義乖遺禮失教難以為典近防輔小吏
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於藩王若使正名為
王臣則上書當稱陪臣既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
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俱言臣者此為王與天子同臣也
詔曰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
服則亦名實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
恩也宜釋輕從重以彰優崇之大義也喪葬令云王及

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内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内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内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内史及以列侯為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晉惠帝元康中秦王柬薨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因王葬訖除服被貶御史中丞傅咸表云秦王柬含悲慟之哀感於人心合

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閡於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為准非所宜言若王者之喪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云天朝殊尊援以為准非所宜言耳天朝釋乎上而欲藩國服乎下此為藩國之義崇而天朝之禮薄未喻此旨又云諸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喪制宜崇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以其哀慟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

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乎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陛下毀頓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天王之喪釋於上藩國之心獨遂於下甚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主既使含應為喪主於今之制既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以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所還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含今必也按放勲之殂四海遏密八音至於三載太宗

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即吉引古繩今闔代皆應有貶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前以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不時攝職司徒屢摘罰訪問以蹴含含乃視事含subject天臺之勑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職隨而繫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也若謂臺勑府符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而含是貶含之困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之人雖户屬

始平非所綜悉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之司徒説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不應為中正讓常山太守蘇紹辭旨懇切形於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中正麗騰便割含品臣見含為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濫行刀尺咸又言臣以國之大制不可而偏奏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勑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麗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来

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於天朝既秦王有嗣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勅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為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摧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於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

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敢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諾猶百慮當一得也

周制父為長子不言嫡子者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也正體在乎上又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玄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容祖禰共廟馬融曰體者嫡嫡相承也正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為長子服其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雷次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既為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凌天地混尊親也○

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為父為長子斬者以其為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鄭玄注小記則以為已身繼禰便得為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譙周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不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智釋疑亦同此義○晉虞喜廣林難譙周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

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别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别嫌也○宋庾蔚之云按禮鄭注曰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之義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之服而傳同謂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體於上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據祖而言也若繼禰便得為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祖喪服傳及大傳皆云不繼祖以明庶子雖繼禰而不繼祖則不服長子斬也賀氏要記云庶子

父雖歿猶不為長子三年以己不繼祖也是亦明己身繼祖乃得為長子斬也既義由於繼祖則不必須云及禰或者疑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長故此記特言不繼祖與禰以明據庶子言之也

孫為祖持重議

周制為人後者三年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馬融曰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雷次宗曰但言為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闕此五字以所後者或為祖父或為高曾繁文不可不備設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何如

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為所為後之親如親子也○晉侍中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代國諱改焉下同士大夫代禄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土代禄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禄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叔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為之服齊縗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

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爲宗子服齊縗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劉智以爲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劉寶以爲孫爲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爲祖周按小記爲祖後者爲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爲正荅曰經無孫爲

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為祖母三年自謂無後養人子以為孫者耳喪服云為人後者三年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經但稱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為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故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為祖喪主當服斬不觧傳意小記與傳但觧經

意耳傳稱者此祖後謂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以上厭
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王敞
難劉寶曰喪服小記祖父卒為祖母後者三年此謂孫
為祖後者喪服父亡為母三年言為祖母三年祖父三
年可知也為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
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玄孫
之序嚴宗廟者亦可以在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按士
二廟若立玄孫則所嚴之祖不及曾高而祖禰無鬼將

何所饗乎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於太尉為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為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喪服為君之祖服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為長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為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為祖每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為已孫與已自有孫豈異哉國子博士吳商答劉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統所尊

祖禰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是以孫及曾元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絶屬之宗来為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為後而欲使為祖服周與衆孫無異既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情之制耶且孫為祖正服周祖為孫正服九月嫡孫為後則祖為加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以嫡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又欲使絶屬之孫同於嫡孫豈合人情成洽論云使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

為至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而傳云父卒為祖後者服斬為嫡孫者依此為制若其必然越於常例後祖服異禮之重事宜見斬縗之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為父三年父為長子亦三年若嫡孫為祖如子則祖為嫡孫亦當如父為長子不得為之周也吳商曰凡人為後者尚如父今孫為祖後而欲使為祖周與衆孫無異豈是為後之謂乎且祖為孫正服九月今嫡孫為後祖

加之周孫亦加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而孫不加祖服豈經義哉且經云臣為君祖父母服周從服例降一等則君為祖服斬矣此非經義邪何竟闕而不記也論又云孫為祖如子為父則祖為孫亦當如父為長子者且孫為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孫一等服周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等而孫加祖一等此豈經例而云傳不通乎○試評曰庾純云古者重宗防其争競今無所施矣又云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

承重之制也劉寶亦云經無為祖三年之文王敞難曰小記云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則為祖父三年可知也博士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豈獨爭競之防乎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為尊重正祖者耶傳曰為人後者同宗支子可也下云為嫡孫言不敢降其正

也是乃宗絶則嫡孫無孫則支子承重其所承重皆三年也而議者或云嫡子卒不以孫繼以其次長攝主祭者則昭穆亂矣又云今代無孫為祖三年之文吉不統家凶則統喪禮有違也者是時失之非無其義也又云傳言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是父亡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者亦非義也何者凡孫父在不得為祖斬父亡則為祖斬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其文甚明而云下為長子斬者則經不但言為祖後者斬矣成洽云

若嫡孫為祖如父三年則祖亦為孫如長子三年也且祖重嫡孫服加一等孫承重而服祖不加是為報服何乃孫卑反厭祖尊非禮意也以情求理博士吳商議之當矣

孫為庶祖持重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為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統也庶子之長孫既不繼曾高祖此孫為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唯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記皆云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父以已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為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為祖後皆三年矣且甲衆子也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為長子孫而後甲甲亡丙為甲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丙為乙之嫡子而關父卒為祖後之義也博士杜琬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

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為庶人父雖亡而有諸父其孫生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為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推情處禮於義為乖凡祖是庶而父為長宜服齊線王敞議曰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於庶子之子為繼禰之宗則得為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為之服斬線無產業則

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既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義不必以爵土傳已也體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制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孔周之意爾人無祖矣束晳議曰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爲祖三年也是祖

有廢疾不襲統也然則無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猶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弟皆稱祖立廟而自為其子孫所奉即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衆孫不服三年哉○宋庾蔚之謂祖庶父嫡已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誰當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為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繼曾祖耳祖雖非嫡而是已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已服祖以斬故祖亦服已以周長子

之服義則不同要須已身承祖禰之正乃得爲長子斬按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是明庶子不繼祖禰故不得爲長子斬非據子之身若據長子身不得云不繼禰也必須身承祖禰之正乃得服長子斬者以尊加卑異於卑加尊也劉智分此不繼祖與禰之言以爲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書記未有此連言之比且庶子不繼禰其子居然不繼祖矣

嫡孫亡無後次孫爲祖持重議

晉萬蔣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宣答曰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邪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為之三年祖不為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周也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晉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祀邈答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

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為之練祥再祭況諸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宋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裴松之答何承天

書云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為服後次孫宜為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何承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云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為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邪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畢無闕孫為祖也按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為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為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

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為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周制妻為夫夫至尊也馬融曰婦人以夫為天故曰至尊王肅曰言夫則可知與妻者殊妾之文也孔倫曰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雷次宗曰言妻以明其齊所以得稱夫也

至尊也馬融曰妾賤事夫如君故至尊也鄭玄曰不得體之加尊焉雖士亦然陳銓曰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為君者同於人臣也雷次宗曰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

妾為君君

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關已許嫁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馬融曰為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鄭玄云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縗周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而出則已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王肅曰嫌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遭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出則周既練而出則遂之雷次宗曰不言女子子上女子也復言子者欲見其外義以盡子道復弘也

通典卷八十八